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何喬遠

俘賢記

蔡子英　　伯顏子中　　簡祖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旣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械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跽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置之外舍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退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宇內蠻夷狄戎無不賓貢臣猥以游魂假息崛僵山澤被執道亡久煩蹤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萬乘之尊垂憫匹夫之志憐其所苦賜之解推許以名級臣非犬馬豈敢忘恩自惟學本韋布遭罹亂離操戈行伍智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十有五年媿無尺寸可荅國士國家板蕩又復失節更何面目班冕陪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焉不正之人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彊器械大利府

庫大充實金城湯池大堅固興學以爲養明倫以爲
教褒節以爲風奬忠以爲勸天下之士鵲起麇興臣
之一人何足有無若以無義待囚則維新之朝班賢
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爲示於聖子神孫
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蠋閉門自縊李芾闔室受屠非
惡生全樂死亡也所以求仁處義而成名於勇也臣
被獲以來追咎無勇今日獨有不仕稍可塞心陛下
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炎邊使終蒿里死雖死猶感
恩已極若以威加海内必伸匹夫之誅則臣仰止古
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覽奏而重之命館之儀

曹一夜大哭不休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勅送子英塞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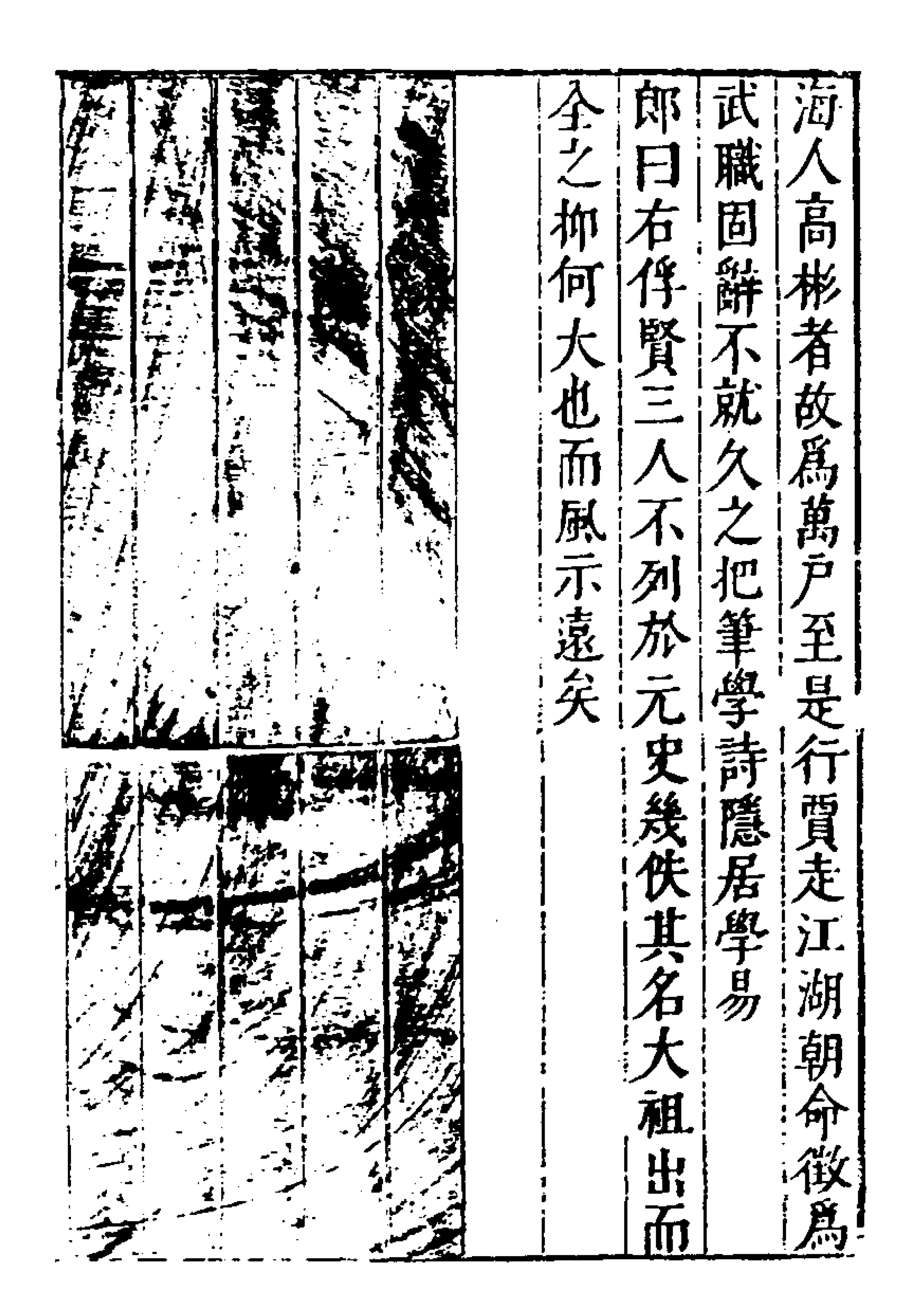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再仕爲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司贛破爲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鬬城下不勝間道入福建陳友定辟爲員外郎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吏部持節發廣西何眞兵捄閩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眞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數徵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子中曰吾巳無身匿遊州郡買鴆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坐大辟論江西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上上柬帛徵之使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爲歌七章飲鴆而亡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從何眞起兵障鄉里廖永忠旣下廣東徵祖英赴闕上宴勞之賚以縹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特長冀用世以報昊天向食元祿為何眞參佐適値
三山强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囚拘臣媿趙苞不能卽死玆遇聖朝率土普天維昔
徇鼠血鉄膏鑕臣母得以生還臣卽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慈烏再效臣雖九死其
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效命之秋也而臣
俛顧慙恧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瑕釁巳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
拭目淸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眞部又有南

海人高彬者故爲萬户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爲
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郎曰右侔賢三人不列於元史幾佚其名大祖出而
全之抑何大也而風示遠矣



宦者記

晉江何喬遠　譔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閹寺令守門闥給灑掃而已不得預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先忠欲抹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即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爲故事然不敢有所抒觸至于仁宣之世英宗冲幼王振竊權賴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上旨論之死刑朝爲列卿夕有小

犯徽纆纍纍囚首跣履若牽引奴隷然百官緘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七首箠刑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免未足償也憲宗之朝則有汪直武宗之世則有劉瑾肆行暴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嚼齧賦稅其於蠹耗官民靡費已甚令臣子不得執法則已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丑爲戲孝陵出守張永一言付獄法市若噆蟣蝨然可以見祖宗之法行而列聖之斷武也世宗卽位廓然一新盡罷鎭守初年張孚敬用事宦者見而畏之不敢闌出一言而中官之勢大詘其後

雖久居西內顧閱章奏無虛日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跋而睇世宗立手御硯擲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麥福黃錦最稱上意皆以恭謹不懈得終而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焉今錄其賢者而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別見之雜紀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成祖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以馬困頓而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上詈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日固不知孰是敢反者上益怒命曳殺之顏色不動壽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有益遂赦之

鄭和永樂初太監是時上有意招徠遠人將通道於

乖夷隔蠻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總率巨艅百艘發自福洲五虎門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錫蘭山王不共朝俘之以歸語在東夷記自是明月之珠鴉鶻之[illegible]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克船而至凡窮島日域來賓紛如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

阮浪交阯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自成祖時被選入

披庭正統初以左少監侍英宗恭愼不懈英宗居南宮浪復入侍錦衣指揮盧忠尚衣太監高平兩人相厚善謀令較尉■奏浪與內使■瑤謀糾衆復辟拷掠百端欲浪旁引內外勛舊織成罪狀浪雖極慘毒終自承之浪死而瑤見殺英宗復辟特贈御用太監賜秘器殯葬浪如禮收忠平磔于市三日籍其家

金英不知何所人優於學行爲累朝所器嘗言奉御范弘於宣宗而宣宗大用之正統中奉使南京還朝之日公卿出餞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焉數讚於廷曰南宮好官惟薛大理一人而已已已之

變徐珵議南遷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名勤王之師以圖宗社計遷都者罪當誅卒言太后用于謙石亨而國事大定景帝意欲易儲閒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

蓋謂憲宗景帝爲之默然范弘者交阯人讀書有文章正統中被蒙眷遇凡經筵講義若制誥之令主脩實錄反五倫書皆以命弘弘剛毅果敢勇於爲善與土木難死焉

興安景帝時中官也于謙病景帝使安與舒良往問疾見謙喪妻不再娶宿止朝房留一養子侍食無重

味衣無侈服歎息而去因訃謙資用至監醬蔬菜之屬請悉輟尚膳賜之謙須竹瀝和藥景帝爲幸萬歲山伐竹有言上待謙太奢重安曰試舉在朝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日夜爲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有一人邪則舉爲代然吾意于公而死莫代者矣其知所重如此

覃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爲典璽局郎讀書識大體輔導動作悉規太子於正口授太子學庸論語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繇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願

天下有賢主上賜太子莊田吉請太子曰天下河山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太子嘗隨他宦念高王經吉至駭曰老伴讀來矣即取孝經自攜吉跪曰無念經乎太子曰否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

懷恩蘇州人本姓戴父綸爲給事中侍宣宗於皇太孫時以諫獵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姓懷成化中掌司禮監性正直長學問憲宗雅重之林俊之劾梁芳僧繼曉也上怒甚下俊獄且不測恩叩頭爭曰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通俊訕我不然彼知宮

中事擲以御硯不中怒什凡恩伏地免冠左右掖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詔芳繼曉令俊死者不得獨生徑託疾卧家頃之上意解[illegible]醫勞問亦釋俊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者毋動上許之敏特䟽謁恩跪於庭下恩徐曰起起病不能爲禮問何言敏言故恩大罵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法法甫欲正汝又壞之他日雷擊汝首矣此坐吾不能居汝來汝來敏故驕貴又老輩也陰啗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進寶石得幸上命傳旨爲錦衣鎮撫恩不可曰鎮撫詔獄武

臣美選也奈何貨得之上曰汝違命乎恩曰臣懼違法也而敢違命都御史王恕論事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常左右之以免於禍初內帑積金十窖凡若干萬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矣乎及復位往視缺一角耳自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事興於是十窖皆盡憲宗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空於爾二人矣芳仰曰臣仰祝萬歲彌天之福豈敢浮費因爲上數建造佛寺道宮上不懌起曰吾巳矣後有汝治者芳懼或爲芳謀曰今上鍾愛興王而萬貴妃有寵盍說

貴妃勸上立興王公保富貴無憂矣芳大然之即入
求貴妃貴妃言之上上曰此事止在懷恩間名微示
之恩免冠叩首曰寧萬歲殺奴毋令天下人殺奴也
因伏地哭上不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守陵鳳陽孝
宗即位名還掌司禮時刑部侍郎何喬新人望所屬
萬安輩不利其內薦爲南京刑部尚書恩詣安曰新
天子即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奈何遠之於南京
及科道交章劾安上令持疏示之安殊無去意恩擿
安牙牌曰公出矣是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爲刀鋸
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恩名還不兩月卒

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

栢玉不知何許人鎭守大同數有所干于侍郎劉璉璉一切拒之璉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嘆服之人曰公何所從知劉公曰玉時于以事劉公一切見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是吾非也玉卒嘆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夫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望勿壞我所爲備

阿丑事憲宗爲侍中善詼諧時于上前打院本而上時喜之汪直既得罪安置南京丑於上前作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矣罵如故曰駕來矣罵如故曰汪太

監來罵者大驚趨避之問曰駕來不驚何驚汪太監曰當今之人但知汪太監而已直倚兩都御史王越陳鉞成事越鉞媚直爲死黨丑作直爲將狀仗兩鉞行旁一人曰公何非鉞不行也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而已且吾鉞皆有名姓一姓王曰王鉞一姓陳曰陳鉞丑爲垓下之戲作楚歌稱渡江子弟六千皆散其一人爭曰嘗言八千何言六也曰君不知耶某侯掌團營兵役其二千造私第矣侯爲上聞之也即撤二千人還丑更一日作六部差遣人選擇而使之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於今無所用之次一

人姓正名道主者曰正道亦難最後一人姓胡名塗忻然曰當此之時胡塗大可也遂得遣焉而上時時爲之歡笑

蕭敬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勞賚近臣金鏹填集敬執簿籍無差英宗察其心計潛倚任之上閱射命敬敬三發三中陞太監僉書監事奉使荊襄所過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孝宗朝入掌司禮公愼未嘗涉私燕閒賜間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顧命武宗卽位發劉瑾等八人時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宮

在殯鍾鼓之聲日聞於外謂天子何上不聽時外廷知上有所嬖狎顧不知八人者姓名他日劉健將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豎持投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豎所投書上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之所使因共譖毀之楊一清爲相敬時以上命至閣中政事有所乖違一淸托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敬不爲動世宗卽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及九十一卒敬遍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謙勤儉約常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輒嘆曰此豈吾輩福哉有侄孫二人韶歆

俱爲進士

鄧原弘治中鎭守江西諄諄以愛恤小民勸州縣長吏小吏有非法酷虐廉得輒以其刑刑之嘗道過郡邑學宮諸生請謁文廟原辭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見先聖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遮道乞留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鎭守河南太監藍忠鎭守宣府太監劉清守已愛民宜賜勅奬勵兵部議可并言福建太監鄧原浙江太監麥秀二人爲輿論所與請亦勅旌仍遍諭他鎭使知感發從之上有所遣內官亦時時問曰得如鄧原麥秀者否正德初疏求謝事福建

軍民群赴巡按御史愬乞奏留御史以聞時群小用事方夤緣求出鎮覔擠而代之原所至安靜不擾代者需求四出民益思焉與原同時者又有鎮守河南甄瑾亦以安靜聞

何鼎餘杭人倫素好讀書弘治二年爲長隨奏曰竊見錦衣衛官校行事得陞蓋國家立法之時人心未定權爲此懾伏奸雄之具非欲守此爲常也因循爲例本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祿繼例而陞年久益繁夫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而祖宗建官本意也皇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令中外稱快但漏網猶多近

來復有寅緣臣聞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今壞事之源懲姑息之弊嚴履霜之戒時勅吏兵二部文非考中本等程式武非軍功幷行事歴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則功賞不濫人食無冗吏兵二部覆奏竟寢是時張皇后家驕寵甚二齡出入宮禁無忌孝宗嘗與二齡飲起如廁除冠二齡戲尚冠者手玩上冠又倚酒汚宮人鼎心忿之一日二齡搴窺御帷鼎持大瓜箠之張皇后聞之大怒頃之極言祖宗法度外人不得妄入宮禁近皇親觀燈禁城無所忌畏事在必懲且言上若

用臣必有以報下錦衣掠治究所主者鼎曰有主者兩人但不可執而按之耳曰姑言曰其一姓孔其一姓孟給事中龎泮御史黄山論救亦及宫闈事上曰鼎輕率上奏自薦求用朕繫之内事爾爾等何繇知責對狀罰其俸六月而禮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士吳宗周言内官何鼎因言下獄言官營救非有私也陛下不惟不宥鼎罪而反推鞫不巳不惟不聽言者而反致詰所繇鼎一近侍臣直言之禍至於如此陛下美德以求言爲盛今反罪之得無欲入而閉之門乎乞俯聽合詞曲宥愚戇旣而户部尚書周經等

亦以爲請上詰責曰爾等職居大臣錢穀民瘼自有掌者奈何妄營捄張皇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鼎也鼎死上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未至安化王已就擒一清卽嘆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內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一日忘情哉顧無爲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瑾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不他人

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安化僞檄檄中所云禍皆
緣彼且述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内愁怨大變將興
上英武必悟悟且大怒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
正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鄙不濟奈何
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
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卽得上信公頓首請
毋後永勃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上如一
清言瑾果誅寧庶人反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矣江彬
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

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上遇而上親禽焉彬忠數毀守仁於上謂守仁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後以爲功永至浙江宣書曰上令仗鉞撫臣不得抗禮闔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直入館中坐永臥榻上永驚異之已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壹靡然顧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那公投我懷中則可共成國事耳永曰我故非負國者公不見我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爲令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曰寧藩圖釁江左久處頃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

亡不折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覬時候
王師果南非直此輩乘間即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
永大悟則曰公所艦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
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
且功時彬等方日夜毀守仁於上會上與彬奕戲永
從旁間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上安得此樂上遣較
之江西永佯驚較焉往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上曰
聞守仁與宸濠有私豈非同謀邪永曰逮謀反者固
當第守仁不反耳抑守仁爲人强而辨彼當論劾劉
瑾時横遭酷訊無所改辭令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上有能折其口者否則請巳彬等復言上上試名之
召不來守仁眞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名者至
守仁不退食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上
然上疑則巳解
周縉晉州人世宗朝以尚寳監出鎭山西專以仁惠
感人先是鎭守供億繁盛縉一切裁省之所居左圖
右史廳事前隙地多植菓蔬有行事必與撫按議合
乃行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夫人擾之耳鎭者靜也
守者保也靜以保民吾職爾矣既朝命罷鎭縉還山
西人遮道爲之阻留久之使提督東廠縉在鎭故仁

惠感人至提廠則立法嚴峻時世族鉅豪縱家奴非價貿易商人苦之緡上罪狀窮竟諸姦世宗嘉焉許內府乘馬歲給祿米若干一時以爲榮

郎曰祖宗朝宦侍皆出俘孥罪囚至景泰中乃有自宮求進者斁置之罪竟得収用自是畿甸之民以至山東西齊魯閩陝之間其希圖避徭役以幸富貴者家有數子輒一閹之名曰淨身男子上書求用至以千數其無所附託流爲棄人乞子者亦相屬矣正德中于經得志經父來見下簾笞之曰爾忍閹兒役乃上堂稱父子抱持而泣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列女記一

范　氏　徐妙錦　郭貞順　高妙瑩
李　氏　宋　氏　韓氏女黃善聰合傳
陳氏妾　林淑圓　蘇　氏　胡　盧
朱靜庵　李淑人　黃　氏　戴綸妻
張　氏　徐德英　吳扶陽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名爲女史授孺人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
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爲仁孝皇后
次爲代王妃季爲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
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云仁孝皇
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
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
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
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
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

爲尼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
皇后自其爲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數服之宣德
初皇后爲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
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
承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爲
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郭眞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
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
値眞順方櫛怫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
墬失容卿猝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元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寨主眞順語伯玉曰吾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多務積粟眞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曰索綯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眞順請伯玉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鹵也恣其行賓不問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誅眞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并言寨人無逆狀俞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後池子三碏彥敬礪彥作礦彥器分授之三經生而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遍數誦雖如流必錢盡乃已後皆以儒徵彥敬仕樓霞令彥器終翰列大夫眞順卒年百二十五歲遺命喪不供佛祭不焚楮子孫遵行之彥敬妻曰莊氏國初賊起時鄉人共竄入冗莊有難色彥敬强之曰不入且虜與其及也莊曰男女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刃自裁彥敬義之大慟仰天誓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彥敬鰥終身

郭眞順
俞將軍

引[illegible]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群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氷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許在南海湄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子亦念遲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
輕裘緩帶踏地來不藏裘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
恩金印斗大邕龍文大關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
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茅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
萬隴雲棠龍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將下車愛
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
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
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壽山石

高妙瑩字叔琬解開之妻縉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邸悉通經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筭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舅姑孝謹與開相敬如賓元末舅氏解子元起兵攻賊爲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兄鏗鉅銓皆以舉義兵死於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

葬合禮絶筆逾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授緝與其兄綸爲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永訣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於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爲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衾結髮樸棺深隧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即其兄鉅也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氏上言

妾夫父母生夫一身貧病之境逼於桑榆妾夫坐刑舅姑必死妾請代天子嘉其意釋之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爲閬州守失其姓名府推官被誹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人皆遣戍金齒衛宋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閬守之祿養其姑郵壁詩■郵亭咫尺堆投宿手扶覲姑憩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擲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奉勅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禮羅驥于史遍披覽意欲出仕甦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閶闔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閬州守飄然書

新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川賊
升堂判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案守廉不使纖塵汚濁
法應教像佐察府推獲罪若州縣察院來提誰與訴
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淚相
送遠留赤子爭號呼後將徵賊動留戀安大自料無
從辦竟叢拷打不成招賄賂家人莫送飯亡何能死
囹圄中無米恨籍來抄封當時指望羅門戶豈期一
旦翻成空親戚情妻貧如洗斂釵殷勤饋行李零丁
三日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兩
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離別來再會知何年
開船不幾日病倒求醫問卜皆罹保武昌城外野坡
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
家為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
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
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登故來取齊雨霽
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
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覺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
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階
于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堆
看嬌繡牀新刺雙蝴蝶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

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覲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
姑羞舉口同來一尋天台人情像薄若秋空雲貴夫
未經數十日晝甯重嫁豐商君血色紅綃繡羅襦驕
驕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揚笑指青山小
古來節義難重陳抉日截鼻肝膽真嗟哉風俗日頹
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受饑寒不
受恥幾廻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
夫存念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
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
能語道傍聞者總悽酸腸斷哀猿叫何許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
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閒既被擄為兵卒從
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遇其叔父乃贖
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
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名善聽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聽黃姓早失母其父攜
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爲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聽父
所業善聽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販同
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溲溺必暮夜踰年與偕
歸突然笄矣善聽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
驚曰我故無弟善聽曰我是善聽也泣語姊故姊曰
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聽曰如不分明則
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
聽爲婦人粧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郎以妻

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强之不得事聞三厰驚異遂勸爲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收其譜籍券契攜子女出瀨餬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生宗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爲母陳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歛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爲人而知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
風矣
林淑圓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
圓方七歲擊登門鼓訴冤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飯
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捄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巳巳冠黃蕭養驟攻
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授兵
登陴皆盔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軍
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烝家
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癩疾不可近

盧親與湯藥夜爲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巳巳虜薄
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
諸盧面叱之名諸子曰虜何能爲有不幸死君義也
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
不使識繒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
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間博覽群書酷嗜吟咏
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衮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鐩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
銑母也父鐩爲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彪

曹欽之驕聲知其必敗從陛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僮拾馬通自夾薪爨以助陛儉時時勸陛郡饋遺之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陛出守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也爲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醉歸夜詈婢比曉名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可酗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求成子求母阻尚懼而知耻子求毋徇何弗爲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騾銑曰毋嘗恨無騾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未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爲工部員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跽大輅偕同官蔣山卿何遵疏救曰罪不及臣臣實阯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籲天祈大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妻爲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廷鞫銅

拶鐵箠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微諷之黃哭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敢貌爲其婦入獄則與大軫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軫嘉靖中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郤金寶宿遊後爲京營叅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委使人持槖中金三千委郤而屬之曰吾生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贏者盡子金也邵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驩權門貴公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貲竟因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邵提金還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中來爲高坐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强持之勿令荅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力乃在故遊娼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沈束妻張氏妾潘氏束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

爲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狀方有所待而言者洩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尚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尚文無所往來竟不行束疏尚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靳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繇大臣以愛憎爲予奪無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束廷杖之幽繫之詔獄而纏束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詩皆淛人也上既久繫束嵩復惡浙中人不爲束上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訟

海瑞上怒下以尚獄乃始出束束繫獄十有八年矣始束入爲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後隨之此時束尚未子張買潘氏女爲妾與之俱及至則束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邸日夜治女紅給束槖饘之費及嵩敗死時束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束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槖饘如故及束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束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illegible]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行復來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
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

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
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賛及
五言古近詩坎軻多病鬱鬱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辭
曰金天氏之遐陂兮迫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
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膺揚兮實負夏而攘狄
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兮
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穀洎
嚴君之揚華兮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

上章吾以肓頑蒲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世之儒風兮敢浮沉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前脩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覽經書以自惕欽栢舟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牝之禍國兮憫桑中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不再兮虞日月之過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弗格勵于志以力追兮恒斯夕而驚惕理雖微而必究兮事何幽之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爲佩兮紉明璣以充襜集桂荃以爲裳兮索蘭茝以爲衣芳與澤其雜揉兮芬郁郁而菲菲羨棣萼之並茂兮同厥志而

矜違進承徽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古兮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馳倏玉枝之凋折兮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兮嗟性命之多否疾疢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愁悄悄而莫支中腷臆之若辛兮魂怔營而莫持悲華年之難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沂女子之生世兮雖顯揚之罔恃試歷覩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彤史或際遇之赫熠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韓兮亦增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祜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曾涓埃之莫酬兮顧惟疾而憂之中心慼以切切兮神悵怳而飛颺惟天道之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兮繄百艱而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自省兮余懷嘶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浪浪而沾裳稽往哲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釆胡烈而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遘災而遭殃牛路道而夭天兮蹠忿睢而壽康曌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脊慼而不

釋兮招靈氣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寘昧兮何邇鑑之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并得兮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旣以巳矣余何爲而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迍邅而無當守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壽夭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猶犴苟余心而日休兮雖沉痾痡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兮增懷永歎愴中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順樂未央兮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琚繼妻也父希淵伯父

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聞扶陽數歲見兄讀
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
可以有所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爲說
所名義即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
所歸以爲琚繼室時琚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
計年齡長少也毋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琚清脩
吉士決意許之既通盟琚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
變常終喪來歸琚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斂躬約
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輔嚴於師友琚郎刑部公退輒
勸以慎決摭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犴獄當一月

宿獄琚當次扶陽常以手劄問讀書疑義月滿琚還
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琚大服其謹靜
琚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禱北辰曰一食朝夕
侍疾決許琚剪髮納琚衾中以殮斷一縑爲琚魂帛
自藏其半衣履書册推酌琚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
去之一月爲文祭琚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爲人
臣而滅義君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
之士淸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
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
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瑶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哭几筵尊舅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爲私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子族母也去之五十年而子兒九轉爲邑諸生夭亡子婦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晉江何喬遠 譔

列女記二

韓太初妻劉氏 黃珍 夏氏陳淑真合傳

郭丑 高裴二家節婦 海州侍小花

湯節婦 唐方妻丁錦奴 石孝女

趙康妻袁氏 黃三苟妻陳小奴

祥符六烈女 吳金童妻莊氏 俞烈女

李氏二女 杜元昭妻費氏 華亭二節婦

陳細秀 唐貴梅 張氏女秀

陸門婦　何氏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

趙一鳳妻陳氏　張四桂　鄧閏秀

成世華妻楊氏　劉粉兒　鎮撫張福妹

朱昱妻陳氏　潘聖姑　陶恒妻楊氏

史義姑　郭東山妻王氏　何雄二女

熊氏女　徐亞長　許希曾妻

張隆嬌　林淑溫　蔣氏　歐陽妙聰

山陰周氏女　范氏二女　張桂秀

江厚妻秦氏　侯節婦　譚貴妻何氏

周楞妻應氏　張貞女　興化　附後節婦四十三人

董綠娘　　貢士游銓妻張氏　　謝婦李氏

趙尚貞　　胡氏　　侯氏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國初徙和州奉母甯以南劉氏事之甚謹甯道墮傷劉刺臂血和湯以進甯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抵和二年甯患風痺久臥暑月蛆生枕席劉卂齧之便不復生驅拂蠅蚋晝夜靡懈後甯病危醫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斬指血和粥進甯復愈甯卒遺命權厝以侯歸葬於新樂後五年弗得歸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帝名至厚賜之遣官爲歸殯旌門復其家

黃珍寧海人郭仁壽妻尊事仁壽甚至仁壽談辯好客珍極意營集爲仁壽娛客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入台城歿旅舍珍聞慟絕數四靈車至庭撫棺一號仆地移刻布苫柩側臥不解衣者三月取石爲枕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之不許如是三年珍不直事夫謹在家事父母亦至孝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汙之夏氏紿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宗頤

博學宏詞南昌有十才子宗䫋與焉與宗䫋妻同時
死者又有同郡陳淑貞淑貞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
寇南昌淑貞取琴彈之曲終弦然流涕曰吾絕絃於
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
至赴東湖死

郭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篝燈
持箴恒至夜半纂組烹飪不經師授悉精其能父彬
絕憐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曰必力
學玄往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問舉古烈女難之一
一能稱述丑婦道既脩姿容復美其舅有惡念丑彈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沉河而死洪武十年
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河淸水潭上一日
玄夢其來車馬儀衞甚都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
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
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
高裴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固姑人從夫戍遼故
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高帝訪
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名爲
亂兵所掠力抗不服右腕被斷死其妻劉氏擄行十
餘里罵不絕口亦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藥師

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避難高麗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聖朝混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有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於混灘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邪氏縊死於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瘟死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陳祭辭柩自縊於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聞見上勤容稱歎即日詔有司旌表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中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婦能哭夫於笄嫁之初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劓目截耳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例同科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逼使歸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於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

天骨於茲上當與同存亡奈何棄之即欲自盡張義
而去之既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織維自
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是時湯
女已適人矣操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請暫憩
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沒溺從汝父地
下甘心焉學士錢溥傳之曰宋伯姬不避火湯節婦
不避水生死不同同歸於貞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
死妻子當沒為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
鬢錦奴擲梳地下予卒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爲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救至則死矣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吳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時孝女襁褓耳既長詢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邪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期

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雉經室中衆驚愕詰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爲父報讎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罪

龍安府庠生趙康（趙一作嚴）妻袁氏永樂中康至興文闕棧道墜江死袁聞計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于崖側詔書旌門

黃三苟陳小奴夫婦家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苟爲虎所拖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關追至山足奮身號叫挽持夫足於虎口中提關擊虎虎驚疑去負三苟歸而三

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爲女御史有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歸小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卽復來土豪從之奠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潭上屬襁綴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爲収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爲土豪嚼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祥符六烈女鄉人爲立廟於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陽爲之傳若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瑄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葬焉後聞其父母爲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穀丫瓜產其墓張氏名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傑病且死握其手曰我死汝必更雖然善待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謂棺匠曰大之夫性喜寬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

死曰永昌侯我其母知之泣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耳奈何乎死高氏曰嗟嗟母謂百年永耶等死耳竟縊死萬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覬婦有决志引登樓與同臥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忍饑渴甚請下樓而飲水旣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不得林死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餘妻也餘嘗剉股療母母死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所而夜殺其鄰客爲其財於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牆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曰使爲孝子我不能爲節婦邪竟死藝陽贊曰嗟乎世

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氏甘心者家槁骸竟雙並葬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纔興奮義秉貞殞軀舍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遂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撰心驗獨符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肌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儒作劉銘家銘見莊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物色其

殺金也即歸攜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沒時年三十

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共

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

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曰不幸無父失母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

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怏怏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

妻子遣婢挑說欲汚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

則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

子操刃入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子

遂刺殺之弑歸捕前妻子置之死而郡中大旱守何文淵大禱禜不應曰郡有寃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淵大驚爲文往祭天立雨

李氏二女芮城人成化甲辰歲大饑二女年及笄天姿秀懿父歿乏食鄰婦曰父箱篋中猶有粧奩可出鬻也二女慚羞竟不出户伏箱餓死閭里爲之嗟吁

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亡費年二十撫孤樹節身不厭糠覈而奉姑極其敬順至賣衣供甘旨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資費曰姑存有限物盡復來姑歿乃自縊而從之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娣姒也皆年二十餘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可析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巳矣夫何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於老豈少也竟不受旌二節貞志既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宜邁疾幾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代或語細秀縣中軍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則愈細秀偕祖往既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緣

下至深谷聞語聲覘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歛

唐貴梅貴池人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衒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汚吾姑非孝也夕易徒獨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親黨咻姑曰生以不孝訟之死稱嫗心又何慟哭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賍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揚慎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跡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明年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郎尹氏執喪舅姑

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亟

歸省宋思鹿羹潛刲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陡門婦宣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中邑大旱偕其夫行乞金寶圩夫與約曰爾止此吾往行乞得食當還飼女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與俱歸不可遣妻孥數輩誘致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竟餓死

何氏泗州人父死家貧有不知名夫婦寓居州中與其母求聘爲婚既至則徙居他縣逼之爲娼何氏不受楚撻持刀自刎夫婦皆逃去有司聞禮葬之其後

天旱人疑爲何寃所致淮安守詣祭其墓天乃雨正
德中旌門
瑞州府通判姜榮妾竇氏瑞州城正德間華林賊來
刼府榮時攝府篆倉卒授竇篆出禦賊賊突府解捉
竇幷其嫡子婦持刀脅之竇氏以身翼蔽嫡子婦肩
被刃者數處輒曰寧殺我告賊某處衣服具在可往
取賊取衣服竇懐篆藏於後園池中少選賊復至繫
縛竇氏如前驅竇上馬竇不得脫沿途罵賊衆欲殺
之賊首曰是婦媚麗且聰其罵至巢中落吾手矣同
時被虜者有唐氏盛豹一父子竇因好謂賊曰君旣

虜子可放父還歸報我主攜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豹一還竇氏呼豹一私語之纂處曰歸語我家我命盡矣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於井中賊驚嘆去正德中旌表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爲孤孤亡吾死待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瞎雙目居一年葬夫畢舉首觸不絕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illegible]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與母貧居紡織爲業

里中惡少年王宰素窺瞯之女自待端嚴他日母出
宰踰垣逼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檻毀身終不移駡不
絶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爲治宰罪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郎能善事其祖姑
若姑諧和妯娌間里俗爲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
紈綺習惰侈閨秀衣布紡織日額額不休或諷其樸
而自若曰布素常也侈則爲妖厤梟婦功惰弗婦矣
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汚閨秀聞而憤曰狗
鼠乃爾謂人盡懼死邪一日黎明盜來遶屋閨秀曰
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匿所生女僻處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罄與之曰爲姑與子請命賊竝脫之獨繈閨秀頸驅之行閨秀且行且哭顧姑若子已遠則伏地駡求死遂遇害後人來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寡而家散楊無子獨一女幼而世華之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或語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家居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乃僦其夫鄰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盡設夫主奠酒饌盡哀召姻戚飲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棋

之問不缺女長贅倩翁脩整爲內外規
劉粉兒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正德中作得末疾微
殆私謂其母欲得聘妻而見之母往以意諭劉女初
無難意遂與母偕詣作家入作臥內語移時作得見
聘妻喜而病愈久之復思之而轉病竟卒女聞引被
蒙首而內而臥家人呼之飲食不應尸蹷然起盡取
其平日所爲之屬凡備嫁奩者滿一襆使持送作家
默默屏坐而已父他出以婦慇遣女女無異也好
復其父其夜結束紉合投其門前之市河死其父母
昇與作合葬焉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

道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寡諷使嫁妹

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絶矣乃斷髮不嫁

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

義姑塚

武進人朱昱妾陳氏昱無子陳事嫡妻甚謹嫡妻亦

甚愛之亡何嫡妻死昱亦危疾綿惙陳度不可起泣

曰主母既亡主父臨盡妾年少也不免見奪孰若先

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弘治初旌表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訃即欲

併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粧垢面服縞斷葷閉門不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盡父母捄甦久之登名母死女聞哀毀幾絕密於室中置飯一盂遥奠夫姑遂裂衾自縊鄉人祠之以勵女節

廣宗縣民閻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其色欲汚之楊叱罵不從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楊罵益厲賊剖楊腹刳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史義姑許聘宜興縣郤一龍未歸而一龍沒義姑書中心不改四字自刺面上父母不能奪其志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姪英無籍於王鄉里勸救英長跽哭訴王倉皇不敢當英誤執王手王以為汚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饑欲以二女為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為娼二女不從以死自誓雄强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三日雙屍挽手並浮水面逆流而上衣鬟如故

熊氏女麻城人許于劉康康疾篤女割左股遺康康食之竟卒計聞女號慟必死父母多方曉譬不能解日不哭於劉我終不生許之往哭劉絕復甦姑泣勸

之曰未適吾兒汝何必死女曰以以股食之以身事之矣不死何歸以首觸柱而死萬曆中旌門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畜於徐爲義子生亞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居賤不絶出入常有凛然難犯之色養子進旺欲私之不得一日主人翁使亞長薙穢于北洲之荳田進旺跡而强之亞長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被人牽輒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摸索如此何以生爲遂投北洲江而死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中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氣汚耻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張隆嬌興寧人嫁于陳其姑有外行隆嬌請歸寧自縊而死詔書旌門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訃即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奮身投海賊急捄之欲殺其父母以逼其從女曰辱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囓舌而死賊憫焉乃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蔣曰巳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娶婦家財曰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瞪之女永瞪妻生妙聰及子四人而永瞪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永瞪妻痛不自勝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瞽妙聰朝夕奉事焚香籲天目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

身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鄉人稱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山陰周氏女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俱夭歿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其貲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誓不與俱生挺身訴于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荼茹三年竟獲盜三十人斬于市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

月而寡次將歸傅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椽田十畝於垣內相守以居當種穫時父舍傭以入餘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復自爲塋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槌綿爲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佯出屬少年逼近之女覺紿曰俟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綿槌奮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既葬墓上草棘不生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寵停山下秦

□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寤停之水洶急
溺無獲者秦誓死不還卧水次九晝夜竟獲屍人謂
誠心所感
巴縣侯節婦夫戍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
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刀刺心而死
興業縣民譚貴妻何氏年十八夫卒刺貞節孝順四
字於膊事姑育子慈孝兼備後子𢌿　萬曆中舉粤
西解元
周楞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楞以姻屬横連死無子
應年二十五即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坰誅

茅荆棘間績作自活所居比鄰懸遠豺虎魑魅日相狎遇風雨祁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舉火卽以養姑節口忍饑姑臥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邑令劉大直表其門歲給粟帛台守譚綸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客老矣又嗜酒客婢多與惡少私客昏昏不省也婢則從諸惡少攜酒客家貞女初歸客子客婢名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則語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及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通家久矣貞女曰好友乃如此若長大毋如此不媿死也一日婢與惡少裕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反走歸母家日夜哭母彊問其哭故語實居久之嫗陽謝貞女貞女歸歸則百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絕諸惡少也乘間從容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備榜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逼貞女誘逼不應一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終夜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嫗恐事泄縶諸牀守之貞女哭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曰刃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椓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

其室天反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得其狀嫗[illegible]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嫗死縣有貞烈祠壇令暴嫗尸壇上毋得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群鬼百數啾啾來逐始令鞫獄時出貞女尸貞女經暑三月矣儼臥如生也其頸有創孔有血沫諸惡少籲天以祈免血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先三日祠旁人聞鼓樂聲從天來火出祠柱中矣吳人歸有光曰於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之使無害者何也

嘉靖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與難者四十三人其事

可哀其志皦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諸姑
娌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
遂赴水死庠士林須恭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
賊强侵之劉抗拒刃剸其腹同仵者見其屍仆地猶
手執裩襠賊感動爲之具棺殮高翰妻翁氏賊入城
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
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
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
被害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冀免汚賊獲逼
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黃且揹且

罵賊劈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俘者覆以青袍積薪焚其尸知縣鄭文焕繼室郭氏賊執欲汚之厲聲罵遂遇害焦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城時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旣而夫釋獨留遂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賊死節庠士蘇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臧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井死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沒貧且無子忍死養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悸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詧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諸黨勿褻其居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被逮
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値他賊過欲以金代贖
游罵愈厲遂被害廩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
入城卽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庠士林
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坐
縛而投之火中庠士鄭肇妻鄒氏肇被執舅引姑及
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奮曰死卽死不可
前也賊怒刃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斫
姑頰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庠士宋茂淳妻張氏
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詈盡碎其具賊欲刃之

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庠士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雞塒中覆以麥草與二女赴水死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經死張與采被執賊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火死朱年一十五張年二十李奎妻陳氏奎嬰疾陳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賊投水死庠士鄭日新妾蕭翠環與其婢同爲賊執曰吾必死之即以所生子付其嫡妻既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即引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賊刃之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勵節城陷死焉

林文鉞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賊欲刃之孫延準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縋城逃入山間夫計不食死準弟廷溉以護幼弟出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擄亦自投白馬潭中黃楚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紿以更衣自縊死王大勲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婦朱氏扃門燔死吳應桓妻陳氏年二十七寇獲之大號曰一死便休從汝虜耶仆地不起賊斬之黃士寵妻陳氏士寵宕子也陳爲俛拾仰取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沒

服闋舅姑欲嫁之涕泣跽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夭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無辱則魂魄不愧竟被擄赴水死郭景順妻何氏年二十五猝遇賊勒之不從欲兵之曰可死不可辱賊五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諸婦時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慢罵而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蕭方入城若濟遇害計聞蕭哭投江橋死阮有道妻黃細娘居海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水死有道從弟道充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二[illegible]

餘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二婦皆林氏同孀共節餞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婺居十年不可辱也當求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從之奇烈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奇烈妻被傷仆地力護其兒居月餘亦卒雍士憲妻林氏倭臨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代賊見林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紿曰不須縛也願自行賊信而解之遂投河死陳在良妻方郤娘城陷與姑若夫出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賊逼之郤娘罵賊投河死林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

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耳又復罵賊大怒割鼻逐之劉氏二女被倭擄繫入知府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卽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汚賊倭莫知云何詢吾人具以對微笑命慰之曰若從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知其不然以姿故乃撫背作款語狀女雄視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肯汝汚夷雖不辨其音然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卽死倭無可

爲計欲強化之女知之紿舌人曰吾固願從姊屍未
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
薪爲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恚甚連創其膚殺
其被遷四五人以洩怒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
索鏹陳氏遍過宗人無所得乃自入虜圍請代告賊
曰必放夫出鏹乃可得逾旬河不至賊以爲紿已引
出割其乳立斃西門女子者賊至匿西門涵竇中賊
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色如生但頭
微俯如支頤之狀二卝女姊妹也賊欲汚姊姊厲聲
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舌去溝頭泄嫗者賊將殺一男子嫗固抱持云夫也賊奪而殺之嫗捬屍裹血哭移時亦被害北門嫗者賊殺其姑抱哭同死水閘旁女子者賊執之駡賊賊斷女子舌寸斬焉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汚曰請受刃賊戀之置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癩賊舍之釘壁女子者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前之壁間以死槐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就女氶贖金女曰吾女流無能爲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遂代父死衣紅女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往西洲得之厲聲駡賊死

李遇陽妻董線娘浦城人遇陽畫史也以宕子游江湖間去之二十載方歸歸數月輒復去此時舅姑咸年踰六旬而夫兄不事生業所以養舅姑皆自線娘十指出而自後畫史之音信絕矣舅沒夫兄潛與姑詐爲夫訃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嗣是家日窶夫兄出亡線娘養姑不懈姑歿典衣襄事歸家依其兄嫂居或日不爨爨亦不飽也萬曆中乃知畫史贅馬瑚府富人家挾貲至千金前一歲物故線娘號泣曰死吾不媿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

貢士游銓妻張氏政和人適銓奉匜沃盥有賓案儀

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季方笄也嘉靖季寇發建寧張氏慮且莫測數提誨其季女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憊者歟張曰婦聞士尚其節必崇於夙女愛其身必朙於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居亡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頷之即赴井死張隨之閱數日賊窺井出骸劓其帶橐中簪珥得余數十時銓與其兒俱被執于郊外銓幸先脫後賊拘銓兒押之赴家取貲視其母妹則既

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維母與子各挾其貲可以得生何弗爲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旌門

謝婦李氏崇仁人幼許聘謝蒖九蒖九商於楚數年不返李既笄以家貧歸謝與蒖九未一面也踰五歲蒖九書來曰已他娶李氏矢志自守家人知其不可强遣之歸寧父母多方諷之亦不語自歎曰一馬一鞍天定之矣其父田夫也不克成女志私以許人李聞之自縊死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志倫女幼聰慧嘗辟纑燈下聞

其弱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耳官給諭民歌聖諭解說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悟隆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貞怒罵臥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縶頸拽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怒斷其手足支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鴈峰下遇方士授之丹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知也爲娶胡胡善事尊嫜敬奉夫子內外咸宜顧未嘗一接枕席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旋

汝奈何不爲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二老人耶恩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籲天願代姑幸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爲奩具欲嫁之胡大慟曰新婦去姑誰與養既醮矣可再乎仰天誓死姑見其誠乃爲恩賜立嗣不半載所立嗣亦死姑慟欲絕胡朝夕侍曲爲解譬姑安之姑以壽終胡喪葬皆如禮

方廷淮妻侯氏樂清人家貧甚僅有長凳一每食不敢與夫並乃跨卓其上與夫對食如賓攻苦茹淡家益以饒

郎曰賢淑之女世之所不易得見也存之可以輔世道貞之與烈鄭國志比比有乃其事雖甚難而跡多相類余又不勝叔焉蓋於此有幸不幸矣若夫深山巨野之間奇節艱貞不登於君子之載至泯泯乎無聞者烏可謂無人哉則又余所不得而叔者也